

經義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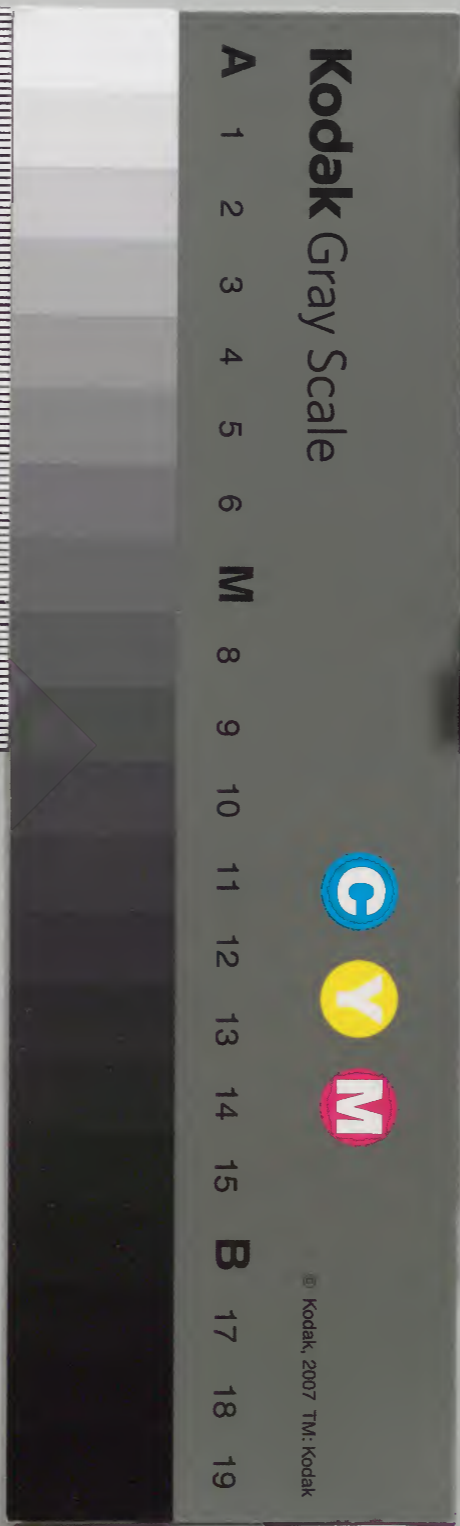


九	九	漢
二	二	書
七	七	門
三	三	
〇	〇	
八	八	
四	四	
六	六	
冊	架	函
號	類	

九	九	內
二	二	閣
七	七	文
三	三	庫
〇	〇	
八	八	
四	四	
五	五	
架	冊	函
號	類	

百六十九之七十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273
冊數	64	(38)
函號	297	99





解義考卷一百六十九

秀水 朱彝尊 稿

男 昆田 友

春秋二

左部子 細春 秘傳

漢之 四十卷

存

論語 左部 有 卷 史

漢書 漢與其平侯 張蒼 及 梁太傅 賈誼 京兆尹 張敞 太中

大夫 劉公 子 許 卷 春秋 左氏 傳

展 卷 初 曰 孔子 修 春秋 與 左 邱 明 乘 如 周 觀 書 於 周 史

歸 而 終 曰 秋 之 經 亦 明 為 之 傳 其 為 表 裏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淺草文庫

春秋二

左邱子

明春秋傳

漢志其十卷

存

論語注左邱明魯太史

漢書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

嚴彭祖曰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為之傳共為表裏



劉向曰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  
鐸椒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  
張蒼

劉歆曰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  
子之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也

桓譚曰左氏傳世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為春秋傳多所遺  
失又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離其本事矣左氏經之  
與傳猶衣之表裏相待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  
十年不能知也 又曰劉子政子駿伯玉三人尤珍重左  
氏下至婦女讀誦

班固曰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  
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  
吾能徵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  
邱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  
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  
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  
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

王充曰春秋左氏傳蓋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  
壞孔子教授堂以為宮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公羊  
高穀梁寘胡毋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戶獨左氏傳為近得  
實何以驗之禮記造於孔子之堂太史公漢之通人也左  
氏之言與二書合公羊高穀梁寘胡毋氏不相合又諸家  
去孔子遠遠不如近聞不如見劉子政玩弄左氏童僕妻  
子皆呻吟之光武皇帝之時陳元范叔上書連屬條事是



非左氏遂立范叔尋因罪罷元叔天下極才講論是非有餘力矣陳元言訥范叔章絀左氏得實明矣

賈逵曰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

鄭康成曰左氏善於禮

盧植曰邱明之傳春秋博物盡變囊括古今表裏人事

高祐曰左氏屬辭比事兩致竝書可謂存史意而非全史體

張曜曰左氏之書備序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

杜預曰左邱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

王接曰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發

荀崧曰孔子作春秋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時左邱明子夏造滕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沒微言將絕於是邱明退撰所聞而為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學者好之

賀循曰左氏之傳史之極也文采若雲月高深若山海

范甯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

陸德明曰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又曰孔子作春秋終於獲麟之一句公羊穀梁經是也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采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於孔子卒邱明因隨而作傳終於哀公從此以下無復經矣



孔穎達曰漢武帝時河閒獻左氏議立左氏學公羊之徒  
上書詆左氏左氏之學不立成帝時劉歆校祕書見古文  
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  
校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  
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釋經  
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  
子創通大義奏上左氏始得立學遂行於世至章帝時賈  
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以詆公羊穀梁帝賜布五百疋又  
與左氏作長義至鄭康成箴左氏膏肓發公羊墨守起穀  
梁廢疾自此以後二傳遂微左氏之學顯矣 又曰公羊  
之經獲麟即止左氏之經終於孔子卒  
劉知幾曰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

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詳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  
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又曰邱明能以三十卷之  
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遺觀左氏之書為傳之  
最而時經漢魏竟不列於學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  
二傳夫以邱明躬為魯史受經仲尼語世則竝生論才則  
同體彼二家者師孔氏之弟子預達者之門人才識體殊  
年代又隔安得持彼傳說比茲親受者乎 又曰邱明授  
經立傳廣包諸國蓋當時有周志晉乘鄭書楚檮杌等篇  
遂聚而編之混成一錄向使專憑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  
殫見洽聞若斯之難也 又曰周禮之故事魯國之遺文  
夫子因而修之亦存舊制而已至於實錄付之邱明用使  
善惡必彰真偽盡露向孔經獨用左傳不作則當代行事



安得而詳哉然自邱明之後迄及魏滅年將千祀其書寢廢至晉太康年中汲冢獲書全同左氏於是摯虞束皙引其義以相明王接荀顛取其文以相證杜預申以注釋干寶藉為晉紀世稱實錄不復言非

啖助曰左氏傳自周晉齊宋楚鄭等國之事最詳晉則每出一師具列將佐宋則每因興廢備舉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國各異左氏得此數國之史以授門人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乃演而通之總而合之編次年月以為傳記又廣采當時文籍故兼與子產晏子及諸國卿佐家傳并卜書及雜占書縱橫家小說諷諫等雜在其中故叙事雖多釋意殊少是非交錯混然難證其大略皆是左氏舊意故比餘傳其功最高博采諸家叙事尤備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

劉昺曰左氏紀年序諸侯列會具舉其諡知是後人追修非當世正史也

趙匡曰論語左邱明耻之丘亦耻之夫子自比皆引往人故曰竊比於我老彭又說伯夷等六人云我則異於是竝非同時人也邱明者蓋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見稱於當時爾

楊億曰雍熙中授九經史館有宋臧榮緒梁岑之敬所授左傳諸儒引以為證

劉敞曰左氏拘於赴告

崔子方曰左氏失之淺

黃晞曰左氏凡例得聖人之微



王哲曰仲尼修經之後不久而卒時門弟子未及講授是故不能具道聖人之意厥後書遂散傳別為五家於是異同之患起矣鄒夾無文獨左氏善覽舊史兼該衆說得春秋之事亦甚備其書雖附經而作然於經外自成一書故有貪惑異說采掇過當至於聖人微旨頗亦疎略而大抵有本末蓋出於一人之所撰述

程子曰左傳不可全信信其所可信者爾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 又曰左傳非邱明作虞不臘矣并庶長皆秦官秦語

李之儀曰春秋之世先王之迹猶在故一言之出盛衰存亡繫之孔子因而是是非非以詔後世左邱明隨事而解之炳若星日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邱明與有力焉

劉安世曰左氏傳於春秋所有者或不解春秋所無者或自為傳讀左氏者當經自為經傳自為傳不可合而為一也然後通矣

晁說之曰左氏之說專而縱 葉夢得曰古有左氏左邱氏太史公稱左邱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為左邱氏則不得為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明甚 又曰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

胡安國曰事莫備於左氏或失之誣 朱子曰漢藝文志春秋家列左氏傳國語皆出魯太史左邱明蓋自司馬子長劉子駿已定為邱明所著班生從而實之耳至唐柳宗元始斥外傳為淫誣不槩於聖非出於



左氏近世劉侍讀敞又以論語考之謂邱明是夫子前人作春秋內外傳者乃左氏非邱明也諸家之說頗異又曰看春秋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略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意又曰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又曰春秋之書且據左氏當時聖人據實而書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一辭之間求褒貶所在竊恐不然

林栗曰左傳凡言君子曰是劉歆之辭

呂祖謙曰看左傳須看一代之所以升降一國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亂一人之所以變遷能如此看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者然後看一書之所以得失又曰左氏一書接三代之末流五經之餘派學者苟盡心於此則有不

盡之用矣又曰左氏傳綜理微密後之為史者鮮能及之

陳傅良曰左氏本依經為傳縱橫上下旁行溢出皆所以解駁經義非自為書

胡寧曰左氏釋經雖簡而博通諸史叙事尤詳能令百世之下具見本末其有功於春秋為多

鄭耕老曰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葉適曰左氏有全用國語文字者至吳越語則采取絕少齊語不復用蓋合諸國紀載成一家之言惜他書不存無以徧觀也乃漢魏相傳以左傳國語一人所為餘人為此語不足怪若賈誼司馬遷劉向不加訂正乃異事耳又曰公穀末世口說流傳之學空張虛義自有左氏始有本



末而簡書具存大義有歸矣故讀春秋者不可舍左氏二百五十餘年明若畫一舍而他求多見其好異也 又曰公穀春秋至獲麟而止左氏以孔丘卒為斷使無左氏則不知孔子之所終矣 又曰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左氏特舉此以見孔子改史之義明其他則用舊文也

羅璧曰左傳春秋初各一書後劉歆治左傳始取傳文解經晉杜預注左傳復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於是春秋及左傳二書合為一

呂大圭曰宗左氏者以為邱明受經於仲尼好惡與聖人同觀孔子謂左邱明耻之丘亦耻之乃竊比老彭之意則其人當在孔子之前而左氏傳春秋其事終於智伯乃在

孔子之後說者以為與聖人同者為左邱明而傳春秋者為左氏蓋有證矣或以為六國時人或以為楚左史倚相之後蓋以所載虞不臘等語蓋秦人以十二月為臘月而左氏所述楚事極詳蓋有無經之傳而未有無傳之經亦一證也 又曰左氏熟於事公穀深於禮蓋左氏曾見國史而公穀乃經生也然左氏雖曰備事而其間有不得其事之實觀其每述一事必究其事之所由深於情偽熟於世故往往論其成敗而不論其是非習於時世之所趨而不明乎大義之所在言周鄭交質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論宋宣公立穆公而曰可謂知人矣鬻拳強諫楚子臨之以兵而謂鬻拳為愛君趙盾亡不越竟反不討賊而曰惜也越竟乃免此皆其不明理之故而其叙事失實者尤



多然則左氏之紀事固不可廢而未可盡以為據矣  
家鉉翁曰昔者夫子因魯史而修春秋其始春秋魯史立  
傳於世學者觀乎魯史可以得聖人作經之意其後魯史  
散佚不傳左氏采摭一時之事以為之傳將使後人因傳  
而求經也左氏者意其世為史官與聖人同時者邱明也  
其後為春秋作傳者邱明之子孫或其門弟子也經著其  
略傳紀其詳經舉其初傳述其終雖未能盡得聖人褒貶  
之意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恃之以傳何可廢也  
吁使左氏不為此書後之人何所考據以知當時事乎不  
知當時事何以知聖人意乎

陳則通曰公穀但釋經而已春秋所無公穀不可得而有  
春秋所有公穀亦不可得而無左氏或先經以始事或後

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其事與辭過公  
穀遠矣宰暄歸賵二傳未有載惠公仲子之詳者左氏獨  
言之吾是以知仲子之為妾鄭伯克段二傳未有以發祭  
仲子封之言者左氏獨詳之吾是以知鄭伯之心此類有  
功於天下後世者不少微左氏吾奚以知春秋哉  
盛如梓曰左氏晦菴以為楚人項平父以為魏人  
程端學曰左氏傳及外傳或謂楚左史倚相作者近是謂  
左邱明者非也

黃澤曰孔子作春秋以授史官及高弟在史官者則邱明  
作傳在高弟者則一再傳而為公羊高穀梁赤在史官者  
則得事之情實而義理閒有訛在高弟者則不見事實而  
往往以意臆度若其義理則閒有可觀而事則多訛矣酌



而論之事實而理訛後之人猶有所依據以求經旨是經本無所損也事訛而義理閒有可觀則雖說得大公至正於經實少所益況未必大公至正乎使非左氏事實尚存則春秋益不可曉矣 又曰左邱明或謂姓左邱名明非傳春秋者傳春秋者蓋姓左而失其名愚謂去古既遠此以爲是彼以爲非又焉有定論今以理推之夫子修春秋蓋是徧閱國史策書簡牘皆得見之始可筆削雖聖人平日於諸國事素熟於胸中然觀聖人入太廟每事問蓋不厭其詳審沉筆削春秋將以垂萬代故知夫子於此尤當詳審也又策書是重事史官不以示人則他人無由得見如今國史自非嘗爲史官者則亦莫能見而知其詳又夫子未歸魯以前未有修春秋之意歸魯以後知道不行始志於此其作此經不過時歲閒爾自非備見國史其成何以若是之速哉策書是事之綱不厭其略其節目之詳必須熟於史者然後知是以此書若示學者則雖高弟亦猝未能曉若在史官雖未能盡得聖人之旨比之不諳悉本末者大有逕庭矣故愚從杜元凱之說以爲左氏是當時史官篤信聖人者 又曰左氏是史官曾及孔氏之門者古時竹書簡帙重大其成此傳是閱多少文字非史官不能得如此之詳非及孔氏之門則信聖人不能若此之篤 又曰穀梁多測度之辭當是不曾親見國史公羊齊人齊亦有國史而事亦譌謬蓋國史非人人可見公穀皆有傳授自傳授之師已不得見國史矣故知左氏作傳必是史官又是世官故末年傳文當是其子孫所續 又曰說



春秋者多病左氏浮夸然豈無真實苟能略浮夸而取真實則其有益於經正自不少豈可因其短而棄所長哉若欲舍傳以求經非惟不知左氏亦且不知經又曰近世學者以左氏載楚事頗詳則以左氏為楚人此執一偏之說也周衰號令不及於諸侯事權多出於晉其次則楚故晉楚之事多於周今以載楚事詳遂謂之楚人其亦未深求其故祇見其可笑也

何異孫曰左氏善於考事而義理則疎公穀於義理頗精而考事則略左氏理不勝文公穀文不勝理左氏之得公穀失之公穀之得左氏失之

邵寶曰聖人因魯史而修春秋不以春秋而廢魯史春秋行而魯史從之矣然則魯史安在今之左傳是已何以謂之傳傳以附經左氏蓋修飾之

羅欽順曰春秋事迹莫詳於左傳左氏於聖人筆削意義雖無甚發明然後之學春秋者得其事跡為據而聖經意義所在因可測識其功亦不少矣

何孟春曰春秋史而經之書也學是經者必本諸史經以標義史以備事經義隱而史事顯左氏備事之書也仲尼作春秋邱明以聖人筆削義隱於事而次第其事傳以實之實之者顯之也所傳事皆有稽據先經後經原委究悉非後來公穀鄒夾四家空言者比而世之尊是經者顧與左氏立異口議流行又出四家之外何哉

羅喻義曰左氏原自為一書後人分割附經正如易之小象文言分隸諸卦宜還其舊



尤侗曰左氏之為邱明自遷固以下皆信之獨啖助趙匡立說以破其非而王介甫斷左氏為六國時人者有十一事據左傳紀韓魏智伯之事及趙襄子之謚計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夫子謂左邱明耻之止亦耻之則邱明必夫子前輩豈有仲尼沒後七十八年止明猶能著書者乎詩有大小毛書有大小夏侯禮有大小戴六國時人豈無左氏必以邱明實之亦固矣

按孔子作春秋若無左氏為之傳則讀者何由究其事之本末左氏之功不淺矣匪獨詳其事也文之簡要尤不可及即如隱元年春王正月傳云元年春王周正月視經文止益一周字耳而王為周王春為周春正為周正較然著明後世黜周王魯之邪說以夏冠周之單辭改時改月之紛綸聚訟得左氏片言可以折之矣

又按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左邱失明厥有國語應劭風俗通邱姓魯左邱明之後然則左邱為複姓甚明孔子作春秋明為作傳春秋止獲麟傳乃詳書孔子卒孔子既卒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為弟子者自當諱師之名此第稱左氏傳而不書左邱也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九終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九  
十一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九

本朝中

為策于青自當點明之為由策辭本刃動而不書  
書序于年序于期卒周人以韜事麻各然謀藉之  
其門序于於春好陽無升軒春好士難難於以籍  
始風谷直和致書本和即之對然限本和亦難於  
又對后馬墨難升少味書本和夫和風有同語歌  
其本為六言可以休之矣  
之脈始以真長問之單樓如和如民之徐餘聚公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

秀水 朱彞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三

公羊氏 高 春秋傳

漢志十一卷

存

漢書注公羊子齊人

儒林傳武帝時瑕邱江公與董仲舒竝仲舒通五經能持  
論江公訥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  
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  
太子受由是公羊大興

經義考 卷一百七十



司馬遷曰漢興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其傳公羊氏也

春秋說題辭曰傳我書者公羊高也

班固曰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

王充曰公羊穀梁之傳日月不具輒為意使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

賈逵曰公羊多任於權變

戴宏曰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

鄭康成曰公羊善於讖

子接曰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為儉通經為長

荀崧曰儒者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清雋斷決明審多可采用

范甯曰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

梁武帝曰公羊稟西河之學

隋書經籍志後漢公羊與穀梁竝立晉時公穀但試讀文而不能通其義至隋浸微今殆無師說

陸德明曰公羊穀梁皆以日月為例

孔穎達曰公羊穀梁道聽塗說之學或日或月妄生褒貶楊士勛曰景帝好公羊胡毋之學興仲舒之義立

徐彥曰公羊穀梁出自卜商不題曰卜氏傳者子夏口授



公羊高至壽乃共胡毋生著竹帛胡毋生題親師故曰公羊不曰卜氏穀梁亦是著竹帛者題其親師故曰穀梁也啖助曰公羊穀梁初亦口授後人據其大義散配經文故多乖謬失其綱統然其大指亦是子夏所傳 又曰二傳密於左氏穀梁意深公羊辭辨隨文解說往往鈎深但以守文堅滯泥難不通不近聖人夷曠之體

劉敞曰公羊牽於讖緯

崔子方曰公羊失之險

劉安世曰公穀皆解正春秋春秋所無者公穀未嘗言之故漢儒推本以為真孔子意然二家亦自矛盾則非孔子之意矣

晁說之曰公羊之失雜而於

葉夢得曰公羊穀梁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

胡安國曰例莫明於公羊或失之亂

朱子曰公穀是齊魯閒儒所著之書恐有傳授但皆雜以己意所以有舛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聖人之舊 又曰公穀經學理精而事誤

胡寧曰公穀釋經其義皆密如衛州吁以稱人為討賊之辭也公薨不地故也不書葬賊不討以罪下也若此之類深得聖人誅亂臣討賊子之意考其源流必有端緒非曲說所能及也

鄭清之曰稗官有紀公羊穀梁竝出一人之手其姓則姜蓋四字反切即姜字也



羅璧曰公羊穀梁自高赤作傳外更不見有此姓萬見春  
謂皆姜字切韻脚疑為姜姓假託

王應麟曰公羊子齊人其傳春秋多齊言登來化我樵之  
漱浣筍將踊為詐戰往黨往殆于諸累憾如昉脰之類  
是也漢武尊公羊家而董仲舒為儒者宗正誼不謀利明  
道不計功二言得夫子心法太史公聞之董生者又深得  
綱領之正嘗考公羊氏之傳所謂讖緯之文與黜周王魯  
之說非公羊之言也蘇氏謂何休公羊之罪人晁氏謂休  
負公羊之學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皆出於  
何氏其墨守不攻而破矣 又曰漢以春秋決事如雋不  
疑引蒯瞶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蕭望之引士  
句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丞相御史

議封馮奉世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顛之可也皆本  
公羊雖於經旨有得有失然不失制事之宜至於嚴助以  
春秋對乃引天王出居於鄭不能事母故絕之則其謬甚  
矣 又曰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讐非子也讐者無時  
焉可與通此三言者君臣父子天典民彝係焉公羊子大  
有功於聖經 又曰九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儒  
者多以公羊之說為非然朱子序戊午讜議曰有天下者  
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讐吁何止百世哉  
黃震曰公羊釋經未嘗舍經而為之文雖不及左氏之核  
而明白則過之

呂大圭曰公穀左三傳要皆有失而失之多者莫如公羊  
公羊論隱桓之貴賤而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夫謂子以



母貴可也謂母以子貴可乎推此言也所以長後世妾母  
陵僭之禍者皆此言基之也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  
及齊侯宋公盟公羊曰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  
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後之人臣有生事異域而以安  
社稷利國家自諉者矣紀侯大去其國聖人蓋傷之也而  
公羊則以為齊襄復九世之讐春秋之後世有窮兵黷武  
而以春秋之義自許者矣祭仲執而鄭忽出其罪在祭仲  
也而公羊則以為合于反經之權後世蓋有廢置其君如  
奕棊者矣此其為害豈不甚於叙事失實之罪哉

家鉉翁曰聖人之作經也其大經大法所以垂示千載者  
門人高第蓋得之難疑答問之際退而各述所聞逮至暮  
年復以授其門弟子公穀氏其最著者也以為派出子夏  
更戰國暴秦以及漢興其門人裔孫始集所聞為傳前史  
泝其傳授由漢而上達乎洙泗具有本末三代而下有國  
家者所恃以扶綱常植人極皆春秋之大法而公穀所傳  
也當漢盛時經生學士立乎人之本朝決大謀議往往據  
依公穀其有功於世教甚大其閒固有擇焉而不精謂祭  
仲逐君為行權衛輒拒父為尊祖妾以子貴得僭夫人之  
類則其流傳之誤也

黃澤曰公羊穀梁所據之事多出於流傳非見國史故二  
傳所載多涉鄙陋不足信但其閒卻有老師宿儒相傳之  
格言賴此二傳以傳於世 又曰舉大義正名分君子大  
居正之類此公羊有益於經

何異孫曰公穀各守所學春秋所有者皆求解盡所無者



則未嘗言之是二儒淳樸處

顧炎武曰公羊傳子沈子曰注云子沈子後師明說此意者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為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按傳中有子公羊子而又有子沈子子司馬子女子子北宮子何後師之多與然則此傳不盡出於公羊子也明矣

穀梁氏赤春秋傳

漢志十一卷

存

漢書注穀梁子魯人

儒林傳太子既通公羊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以問韋賢夏侯勝及史高皆魯人也言穀

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宜興穀梁時蔡千秋為郎召與公羊家竝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議大夫甘露元年召名儒大議殿中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

應劭曰穀梁子名赤子夏弟子

鄭康成曰穀梁善於經

麋信曰秦孝公時人

晉元帝曰穀梁膚淺

荀崧曰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世向歆漢之碩儒猶父子各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

范甯曰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

阮孝緒曰名倣或作淑字元始



顏師古曰穀梁子名喜受經於子夏為經作傳傳孫卿卿  
傳魯申公申公傳瑕邱江公

楊士勛曰宣帝善穀梁千秋之道起劉向之意存

陸淳曰斷義皆不如穀梁之精

孫覺曰以三家之說按其當否穀梁最為精深

劉敞曰穀梁窘於日月

崔子方曰穀梁失之迂

晁說之曰穀梁晚出於漢因得監省左氏公羊之違畔而  
正之其精深遠大者真得子夏之所傳與 又曰穀梁司  
典刑而不縱崇信義而不拘有意乎蹈道而知變通矣不  
免失之隨也

胡安國曰義莫精於穀梁或失之鑿

晁公武曰三傳之學穀梁所得為多

王應麟曰穀梁子或以為名赤或以為名俶秦孝公時人  
今按傳載尸子之語尸佼與商鞅同時故以為秦孝公時  
人然不可考 又曰穀梁言大侵之禮與毛詩雲漢傳略  
同言蒐狩之禮與毛詩車攻傳相合此古禮之存者

黃震曰公羊以妾母夫人為禮而穀梁黜之公羊以宋襄  
之師文王不是過而穀梁非之所見似又過於公羊然舉  
大體言則視公羊又寂寥矣

黃澤曰桓無王定無正之類此穀梁有益於經

鄒氏 失名 春秋傳

漢志十一卷 孝經序注作十二卷

佚



漢書王吉兼通五經能為鄒氏春秋

班固曰鄒氏無師

阮孝緒曰建武中鄒夾氏皆絕

隋書經籍志漢初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竝行王莽之

亂鄒氏無師夾氏亡

楊士勛曰五家之傳鄒氏夾氏口說無文師既不傳道亦

尋廢

夾氏失名春秋傳

漢志十一卷

佚

班固曰夾氏未有書

按夾氏傳漢志注云有錄無書而宋史藝文志載

有春秋夾氏三十卷不知為何人擬作其書今亦

無存

鐸氏春秋微

漢志三篇

佚

司馬遷曰鐸椒為楚威王傳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

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

劉向曰鐸椒作抄撮八卷

顏師古曰微謂釋其微指

虞氏春秋微傳

漢志二篇

佚



史記虞卿說趙孝成王為上卿故號虞卿既以魏齊之故去趙困於梁不得已乃著書

劉向曰虞卿作抄撮九卷

荀氏況帝王歷紀譜宋志作公子姓譜

宋志二卷通考三卷

未見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其序言周所封諸侯子孫散於他國孔子修春秋而譜其世系上采帝王歷紀而條次之蓋學春秋所錄今本題云荀卿撰者非也

晁公武曰題曰秦相荀卿撰載周末列國世家故一名春秋公子血脈圖頗多疎略決非荀卿所著且卿未嘗相秦豈世別有一荀卿邪

李燾曰其載帝王歷紀殊少序諸侯卿大夫之世頗詳而崇文總目止名帝王歷紀譜舊題云秦相荀卿撰荀卿未嘗相秦其繆妄立見蓋田野陋儒依託以欺末學耳故筆削最無義例前後牴牾不可徧舉而所著族繫又與世本不同質之司馬遷杜預亦復差異不知撰者果證據何書也其血脈間有強附橫入灼然非類者要當釐正之顧不敢輕改姑仍其舊使學者自擇焉篇首尾雜引左氏傳中語事既殘闕不屬字畫訛舛尤甚往往不可句讀參考左氏傳略加是正十僅得四五云其他正如棼絲結髮未易一二爬梳也

土應麟曰藝文志春秋虞氏微傳二篇按劉向別錄云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張蒼然則張蒼師荀卿者也



浮邱伯亦荀卿門人申公事之受詩是為魯詩經典序錄  
根牟子傳趙人荀卿子荀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是為毛詩  
荀卿之門有三人焉李斯韓非不能玷其學也

賈氏誼春秋左氏傳訓故

佚

漢書梁太傅賈誼修春秋左氏傳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

貫公為河閒獻王博士

張氏失名春秋微

漢志十篇

佚

亡名氏左氏微

漢志二篇

佚

公羊外傳

漢志五十篇

佚

穀梁外傳

漢志二十篇

佚

公羊章句

漢志三十八篇

佚

穀梁章句

漢志三十三篇



佚

公羊雜記

漢志八十三篇

佚

按漢書公孫弘傳學春秋雜說度即公羊雜記也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終

弟子通州顧培元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一

秀水 朱彛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 四

胡毋氏 生 春秋條例

佚

漢書胡毋生字子都齊人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

何休曰孔子知秦將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於竹帛 又曰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



鄭康成曰治公羊者胡毋生董仲舒

徐彥曰子夏口授公羊高高五世相授至漢景帝時公羊壽共弟子胡毋生乃著竹帛胡毋生雖以公羊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故何氏取之

董子

仲舒

春秋繁露

七錄十七卷

存

班固曰仲舒遭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學者有所統壹為羣儒首

王充曰董仲舒讀春秋專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窺園菜

西京雜記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

崇文總目春秋繁露十七卷其書八十二篇義或宏博然篇第已舛無以是正又即用玉杯竹林題篇疑後人取而附著云

中興書目十卷繁露之名先儒未有釋者按逸周書王會解天子南面立統無繁露注云冕之所垂也有聯貫之象春秋屬辭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諸此

歐陽修跋曰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書百餘篇第云清明竹林玉杯繁露之書蓋略舉其篇名今其書纔四十二篇又總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予在館中校勘羣書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複又有民間應募獻書者獻三十餘篇其閒數篇在八十篇外乃知董生之書流散而不全矣方俟校勘而予得罪夷陵秀才田文初以此本示予



不暇讀明年春得假之許州以舟下南郡獨臥閱此遂誌  
之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旨然惑於改正朔而云王  
者大一元者牽於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  
惜哉

樓郁序曰六經道大而難知惟春秋聖人之志在焉自孔  
子沒莫不有傳名於傳者五家用於世纔三而止爾其後  
傳出學散源迷而流分蓋公羊之學後有胡毋子都董仲  
舒治其說信勤矣嘗為武帝置對於篇又自著書以傳於  
後其微言至要蓋深於春秋者也然聖人之旨在經經之  
失傳傳之失學故漢諸儒多病專門之見各務高師之言  
至窮智畢學或不出聖人大中之道使周公孔子之志既  
晦而隱焉董生之書視諸儒尤博極闕深者也本傳稱玉

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今其書十卷又總名繁露其是非  
請俟賢者辨之太原王君家藏此書常謂仲舒之學久鬱  
不發摹印以廣之於天下就予求序因書其本末云

程大昌曰右繁露十七卷紹興閒董某所進臣觀其書辭  
意淺薄閒掇取董仲舒策語雜置其中輒不相倫比臣固  
疑非董氏本書矣又班固記其說春秋凡數十篇玉杯繁  
露清明竹林各為之名似非一書今董某進本通以繁露  
冠書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他  
日讀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頗見所引繁露語言顧董  
氏今書無之寰宇記曰三皇驅車抵谷口通典曰左劍之在  
前朱雀之象也冠之在首兮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  
此數語者不獨今書所無且其體致全不相似臣然後敢



言今書之非本真也牛享問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答曰  
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則繁露也者古冕之旒似露而垂  
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  
物以發己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則玉杯竹林同為託物  
又可想見也漢魏閒人所為文名有連珠者其聯貫物象  
以達己意略與杜樂所引同如曰物勝權則衡殆形過鏡  
則影窮者是其凡最也以連珠而方古體其始繁露之所  
自出歟其名其體皆契合無殊矣 又曰淳熙乙未予佐  
蓬監館本有春秋繁露既嘗書所見於卷末而正定其為  
非古矣後又因讀太平御覽凡其部彙列叙古繁露語特  
多如曰禾實於野粟缺於倉皆奇怪非人所意此可畏也  
又曰金干土則五穀傷土干金則五穀不成張湯欲以鶩

當鳧祀宗廟仲舒曰鶩非鳧鳧非鶩愚以為不可又曰以  
赤統者憤尚赤諸如此類亦皆附物著理無憑虛發語者  
然後益自信予所正定不謬也御覽太平興國閒編輯此  
時繁露之書尚存今遂逸不傳可歎也已

晁公武曰漢董仲舒撰史稱仲舒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  
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今  
溢而為八十二篇又通名繁露皆未詳隋唐卷目與今同  
但多訛舛

陳振孫曰按隋唐及國史志卷皆十七崇文總目凡八十  
二篇館閣書目止十卷萍鄉所刻亦財三十七篇今本乃  
樓攻媿得潘景憲本卷篇皆與前志合然亦非當時本書  
也先儒疑辨詳矣其最可疑者本傳載所著書百餘篇清



明竹林繁露玉杯之屬今總名曰繁露而玉杯竹林則皆其篇名此決非其本真況通典御覽所引皆今書所無者尤可疑也然古書存於世希矣姑以傳疑存之可也又有寫本作十八卷而但有七十九篇考其篇次皆合但前本楚莊王在第一卷首而此本乃在卷末別為一卷前本雖八十二篇而闕文者三實七十九篇也

樓鑰後序曰繁露一書凡得四本皆有高祖正議先生序文始得寫本於里中先傳而讀之舛訛至多恨無他本可校已而得京師印本以為必異而相去殊不遠又竊疑竹林玉杯等名與其書不相關後見尚書程公跋語亦以篇名為疑又以通典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所引繁露之書今書皆無之遂以為非董氏本書且以其名謂必類小說

家後自為一編記雜事名演繁露行於世開禧二年今編修胡君仲方宰萍鄉得羅氏蘭臺本刊之縣庠考證頗備先程公所引三書之言皆在書中則知程公所見者未廣遂謂為小說者非也然止於三十七篇終不合崇文總目及歐陽文忠公所藏八十二篇之數余老矣猶欲得一善本聞婺女潘同年叔度景憲多收異書屬其子弟訪之始得此本果有八十二篇是萍鄉本猶未及其半也喜不可言以校印本各取所長悉加改定義通者兩存之轉寫相訛之古語亦有不可強通者春秋會解一書

所集仲方撫其引繁露十三條今皆具在余又據說文解字王字下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許叔重在後漢和



經事考 卷一 四十一  
帝時今所引在王道通三第四十四篇中其餘傳中對越  
三仁之問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  
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也反是三策中言天之仁愛  
人君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故王者任德教  
而不任刑之類今皆在其書中則其為仲舒所著無疑且  
其文詞亦非後世所能到也左氏傳猶未行於世仲舒之  
言春秋多用公羊之說嗚呼漢承秦敝旁求儒雅士以經  
學專門者甚衆獨仲舒以純儒稱人但見其潛心大業非  
禮不行對策為古今第一余竊謂惟仁人之對曰仁人者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有言曰不由其道  
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此類非一是皆真得吾夫子之心  
法蓋深於春秋者也自揚子雲猶有愧於斯況其他乎其

得此意之純者在近世惟范太史唐鑑為庶幾焉褒貶評  
論惟是之從不以成敗為輕重也潘氏本楚莊王篇為第  
一他本皆無之前後增多凡四十二篇而三篇闕焉惟玉  
杯竹林二篇之名未有以訂之更俟來詰仲方得此尤以  
為所未見相與校讐將寄江右漕臺兼祕閣公刻之而謂  
余記其後

黃震曰繁露分十二世為三等哀定昭三世君子之所見  
也襄成宣文四世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五世君子  
之所傳聞也

程端學曰繁露或謂非董子之書

王鏊曰繁露說春秋宛然公羊之義公羊之文雖或過差  
而篤信其師之說可謂深於春秋者也



春秋決事

漢志作公羊治獄七錄作春秋斷獄新舊唐書作春秋決獄崇文總目作春秋決事比

漢志十六篇

七錄五卷隋唐志崇文總目十卷

佚

王充曰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

桓寬曰春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

合於法者誅

應劭曰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

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

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

王應麟曰仲舒春秋決獄其書今不見太平御覽載二事

其一引春秋許止進藥其一引夫人歸于齊通典載一事

引春秋之義父為子隱應劭謂仲舒作春秋決獄一百三

十二事今僅見三事而已

按藝文類聚有引決獄君獵得麋一事

馬端臨曰按此即獻帝時應劭所上仲舒春秋斷獄以為

幾焚棄於董卓蕩覆王室之時者也仲舒通經醇儒三策

中所謂任德不任刑之說正心之說皆本春秋以為言至

引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以折江都王尤為深得聖經

賢傳之旨趣獨災異之對引兩觀桓僖亳社火災妄釋經

意而導武帝以果於誅殺與素論大相反西山真公論之

詳矣決事比之書與張湯相授受度亦災異對之類耳帝

之馭下以深刻為明湯之決獄以慘酷為忠而仲舒乃以

經術附會之王何以老莊宗旨釋經昔人猶謂其罪深於

桀紂況以聖經為緣飾淫刑之具導人主以多殺乎其罪



又深於王何矣 又按漢刑法志言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下張湯以峻文決理於是見知腹誹之獄興湯傳又言湯請博士弟子治春秋尚書者補廷尉史蓋漢人專務以春秋決獄陋儒酷吏遂得以因緣假飾往往見二傳中所謂責備之說誅心之說無將之說與其所謂巧詆深文者相類耳聖賢之意豈有是哉常秩謂孫復所學春秋商君法耳想亦有此意

春秋決疑論

隋志一卷

佚

嚴氏

彭祖

春秋左氏圖

七錄十卷

佚

書今春秋盟會地圖

七錄一卷

佚

春秋公羊傳

隋志十二卷

唐志五卷

佚

漢書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與顏安樂俱事睦孟孟弟子百餘人惟彭祖安樂為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為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為左馮翊遷太子太傅授琅邪王中為元帝少



府中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雲為荊州刺史文東平太傅  
鄭彖曰董仲舒弟子羸公羸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嚴彭  
祖顏安樂

按嚴氏顏氏竝以公羊春秋顓門教授顏有冷任  
筦寘之學而嚴氏流派史未之詳見於傳者山陽  
丁恭子然北海周澤禪都汝陽鍾興次文北海甄  
宇長文陳留樓望次子豫章陳曾秀升南陽樊儵  
長魚蜀郡張霸伯饒張楷公超潁川李修九江夏  
勤又侍郎申輓伊推宋顯許廣皆同嚴氏大議殿  
中者大抵為嚴氏之學者也

顏氏安樂  
公羊記

漢志十一篇

夫

漢書顏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官至齊郡太守丞安樂授  
淮陽冷豐次君淄川任公公為少府豐淄川太守由是顏  
家有冷任之學

鄭彖曰安樂弟子有冷豐劉向王彥

徐彥曰何休序謂說者倍經任意反傳違戾按演孔圖云  
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也而顏氏以為從襄二十一年之後  
孔子生訖即為所見之世分張一公而使兩屬是任意也  
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日食之道不過晦朔與二  
日言日不言朔者是二日明矣而顏氏以為十四日日食  
是反傳違戾也 又曰顏氏以襄公二十三年邾婁鼻我  
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又昭公二十



七年邾婁快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  
二文不異同宜一世若分兩屬理似不便

馮君失名嚴氏春秋章句

佚

洪适曰漢嚴訢碑政和中出於下邳云訢字少通治嚴氏  
春秋馮君章句兩漢傳春秋嚴氏學無姓馮者蓋史之闕  
文也

按馮君章句見於漢碑灼然可據乃班固儒林傳  
未之載杜佑通典引公羊說主藏太廟室西壁中  
以備火災或問高堂隆曰昔馮君八萬言章句說  
正廟之主各藏太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  
太室北壁之中按逸禮藏主之處似在堂上壁中

答云章句但言藏太祖北壁中不於堂室所云馮  
君章句係說公羊春秋者當即嚴訢所治之書始  
知儒林傳所載尚有遺漏也

冥氏都春秋

佚

漢書始貢禹事嬴公成於睦孟疏廣事孟卿廣授琅邪筦  
路禹授潁川堂谿惠惠授泰山冥都都為丞相史都與路  
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之學

賈公彥曰冥氏作春秋若晏子呂氏春秋之類

尹氏更始春秋穀梁傳釋文序錄  
作章句

七錄十五卷

佚



漢書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為博士其後浸微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與公羊大師睦孟等論數困之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皆從廣受穀梁議郎汝南尹更始翁君本事千秋為諫大夫長樂戶將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為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琅邪房鳳姓授楚申章昌曼君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君房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

王應麟曰漢儒兼通穀梁左氏胡常尹更始也

陳氏 欽 春秋

佚

後漢書陳元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

而別自名家王莽從欽受左氏學以欽為厭難將軍也

後漢書注欽字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自名陳氏春秋

閔氏 因 春秋叙

佚

按閔因未詳何時人徐氏公羊傳疏引之孔子得百二十國寶書其叙中之言也考春秋緯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咸有此文而徐氏獨據其叙或出於緯書之前未可定也姑附於此

石渠春秋議奏

漢志三十九篇

佚

漢書甘露元年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



中平公穀同異時公羊嚴彭祖申輓伊推宋顯許慶穀梁  
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亥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  
各以經義對多從穀梁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一終

弟子長洲姚田修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 五

北海王劉睦春秋旨義終始論

佚

後漢書北海敬王睦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顯宗在  
東宮尤見幸待入侍諷誦出則執轡中興初禁網尚濶而  
睦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門由是聲  
價益廣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然性  
好讀書常為愛玩能屬文作春秋旨義終始論

陳氏元春秋訓詁



佚

後漢書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少傳父業為之訓詁銳精覃思至不與鄉里通建武初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為學者所宗帝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為第一

陸德明曰司空南閣祭酒陳元作左氏同異

鍾氏興春秋章句

佚

後漢書鍾興字次文汝南汝陽人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

孔氏奇春秋左氏刪一名左氏傳義詁

三十一卷

佚

後漢書孔奮字君魚扶風郿人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弟奇博通經典作春秋左氏刪

連叢子序曰先生名奇字子異其先魯人褒成君之後也兄君魚王莽末避地大河之西以論道為事是時先生年二十一矣每與其兄論學其兄謝服焉及世祖即阼君魚乃仕官至武都太守關內侯以清儉聞海內先生雅好儒術淡忽榮祿不願從政遂刪撮左氏傳之難者集為義詁發伏闡幽讚明聖祖之道以祛學者之蔽著書未畢而早世不永宗人子通痛其不遂惜茲大訓不行於世乃按其篇目各如本第并序答問凡三十一卷將來君子儻肯游



息幸詳錄之焉

孔氏嘉左氏說

佚

後漢書孔奮晚有子嘉官至城門校尉作左氏說

陸德明曰侍中孔嘉字山甫扶風人

鄭氏興春秋條例章句訓詁

佚

後漢書興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天鳳中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於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

東觀漢記興從博士金子嚴為左氏春秋

鄭氏衆春秋難記條例

七錄九卷

佚

春秋刪

本傳十九篇

佚

後漢書衆從父受左氏春秋作春秋難記條例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

徐彥曰鄭衆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專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

牒例章句

經義考

卷一百七十二

三



唐志九卷

佚

賈氏徽左氏條例

二十一篇

佚

後漢書賈逵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暉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

陸德明曰徽字元伯後漢潁陰令

賈氏逵左氏傳解詁

隋志三十卷

佚

後漢書逵弱冠能誦五經兼通五家穀梁之說尹更始劉向周慶

姓于尤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五十一篇注左氏三十

篇國語二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祕

館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

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摘出左氏三十事

帝嘉之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

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

春秋左氏長經

隋志二十卷

佚

徐彥曰賈逵作長義四十一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

春秋釋詁

經義考

卷一百七十一

日



隋志一卷

佚

春秋三家經本訓詁

隋志十二卷

佚

樊氏儵刪定嚴氏春秋章句

佚

後漢書儵字長魚南陽湖陽人就侍中丁恭受公羊嚴氏春秋永平元年拜長水校尉二年封燕侯初儵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弟子穎川李修九江夏勤皆為三公

張氏霸減定嚴氏春秋章句

佚

後漢書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就長水校尉樊儵受嚴氏公羊春秋永元中為會稽太守霸以儵刪嚴氏春秋猶多繁辭廼減定為二十萬餘言更名張氏學

楊氏終春秋外傳

十二篇

佚

後漢書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年十三為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詣京師受業習春秋顯宗時徵詣蘭臺拜校書郎著春秋外傳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萬言

李氏育難左氏義

佚



後漢書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少習公羊春秋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為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析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元年舉方正為議郎後拜博士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遷尚書令侍中

馬氏

融

三傳異同說

佚

後漢書融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眾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

戴氏

宏解疑論

佚

徐彥口何氏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先師戴宏等也戴宏作解疑論以難左氏不得左氏之理不能以正義決之故云觀聽不決多隨二創者背經任意反傳違戾與公羊為一創援引他經失其句讀又與公羊為一創也

何氏

休春秋公羊解詁

隋志十一卷

唐志十三卷

存

後漢書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父豹少府休以列卿子詔拜郎中辭病去陳蕃辟之蕃敗休坐廢錮迺作春秋解詁覃思不闕門十有七年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算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拜議郎再



遷諫議大夫

休自序曰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讓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為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計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與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畧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張華曰休注公羊傳云何氏學或云休謙辭受學於師乃

宣此義不出於已

王嘉曰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算術河洛讖緯及遠年古諺歷代圖籍莫不成誦門徒有問者則為注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公羊墨守穀梁廢疾謂之三闕言理幽微非知幾藏往不可通焉京師謂為學海

蘇軾曰三傳迂誕奇怪之說公羊為多而何休又從而附成之

晁說之曰何休特負於公羊之學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之設何其紛紛邪既曰據百二十國寶書而又謂三世異辭何耶

陳振孫曰其書多引讖緯所謂黜周王魯變周文從殷質之類公羊皆無明文蓋為其學者相承有此說也



家鉉翁曰何休公羊傳外多生支節失公羊之本旨

呂大圭曰春秋三傳何范杜三家各自為說而說之謬者莫如何休如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不過曰君之始年爾何休則曰春秋紀新王受命於魯滕侯卒不名不過曰滕微國而侯不嫌也而休則曰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為始黜周王魯公羊未有明文也而休乃倡之其誣聖人也甚矣公羊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此其言已有失矣而休又從為之說曰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於羣公子也使後世有親厚於同母弟兄而薄於父之枝葉者未必不由斯言啓之公羊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此言固有據而何休乃為之說曰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使後世有感於質

文之異而嫡庶互爭者未必非斯語禍之其釋會戎之文則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者來者勿拒去者勿追也春秋之作本以正夫夷夏之分乃謂之不治可乎其釋天王使來歸賵之義則曰王者據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春秋之作本以正君臣之分乃謂有不純臣之義可乎隱三年春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公羊不過曰記異也而何休則曰是後衛州吁弑其君諸侯初僭桓元年秋大水公羊不過曰記災也而休則曰先是桓篡隱與專易朝宿之地陰逆與怨氣所致而凡地震山崩星電雨雪蝨螟彗孛之類莫不推尋其致變之由考驗其為異之應其不合者必強為之說春秋紀災異而不說其應曾若是之瑣碎磔裂乎若此之類不一而足凡皆休之妄也愚觀



三子之釋傳惟范甯差少過其於穀梁之義有未安者輒曰甯未詳蓋譏之也而何休則曲為之說適以增公羊之過爾故曰范甯穀梁之忠臣何休公羊之罪人也

黃澤曰近世說春秋謂孔子用夏正考之三傳未嘗有夏正之說何休最好異論如黜周王魯之類甚多若果用夏正則何氏自應張大其事今其釋公羊傳亦止用周正如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何氏云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是也程子以後學者始有用夏正之說然三傳皆用周正若用夏時則三傳皆當廢矣

春秋公羊墨守

隋志十四卷 唐志一卷高麗史十五卷

佚

春秋左氏膏肓

隋志十卷

崇文總目九卷中興書目第七卷闕

佚

崇文總目漢司空掾何休始撰答賈逵事因記左氏所短遂頗流布學者稱之後更刪補為定今每事左方輒附鄭康成之學因引鄭說竄何書云今殘缺第七卷七

陳振孫曰何休著公羊墨守等三書鄭康成作鉞膏肓起廢疾發墨守以排之今其書多不存惟范甯穀梁集解載休之說而鄭君釋之當是所謂起廢疾者今此書並存二家之言意亦後人所錄館閣書目闕第七篇今本亦正闕宣公而於第六卷分文十六年以後為第七卷當并合其十卷止於昭公亦闕定哀固非全書也而錯誤殆未可讀



未有他本可正

春秋穀梁廢疾

隋志三卷

佚

後漢書鄭玄傳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等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伏見而歎曰康成入我室操我矛以伐我乎

隋志何休撰鄭玄釋張靖箋

春秋漢議

隋志十二卷

佚

春秋公羊文謚例

隋志一卷

佚

徐彥曰何氏作文謚例有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之義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六旨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是三科九旨也按宋氏之注春秋說三科者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異外內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絕時與月日詳略之旨也王與天王天子是錄遠近親疎之旨也譏與貶絕則輕重之旨也宋氏此說賢者擇之可也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七等者州國氏人名字子是也六輔者公



輔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京師輔君諸夏輔京師是也二類者人事與災異是也七缺者惠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為夫之道缺也文姜淫而害夫為婦之道缺也大夫無罪而致戮為君之道缺也臣而害上為臣之道缺也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宋公殺其世子痤為父之道缺也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蔡世子般弑其君固為子之道缺也桓八年正月己卯烝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郊祀不修周公之禮缺是為七缺也矣

春秋公羊傳條例

七錄一卷

佚

春秋議

隋志十卷

佚

服氏虔春秋方氏傳解義

隋志三十一卷唐志釋文三十卷

佚

春秋左氏膏肓釋痾

隋志十卷唐志五卷

佚

按劉昭注續漢書禮儀志引春秋釋痾文曰漢家郡守行大夫禮鼎俎籩豆工歌縣

春秋漢議駁

經義考

卷一百二十二

七



七錄二卷 唐志十一卷

佚

春秋成長說

隋志九卷 唐志七卷

佚

春秋塞難

隋志三卷

未見

春秋音隱

唐志一卷

佚

漢南紀服虔字子慎河南滎陽人少行清苦為隸生尤明

春秋左氏傳為作訓解舉孝廉為尚書郎九江太守

後漢書服虔入太學受業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

以左傳駁何休之所議漢事十六條中平末拜九江太守

世說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過舍

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玄聽之良久多

與已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

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為服氏注 又曰服虔既善

春秋將為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傳遂匿姓名

為烈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輒竊聽戶壁間既知不能

踰已稍共諸生叙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

疑之明早往及去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覺驚應遂相與

友善



隋書諸儒傳左氏者甚眾其後賈逵服虔並為訓解至魏  
 遂行於世晉杜預又為經傳集解服虔杜預注俱立國學  
 而後學惟傳服義至隋杜氏盛行服義寢微今殆無師說  
 北史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並服子慎所注其河外諸生  
 俱服膺杜氏大抵河北所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左  
 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要其會歸殊方同致矣  
 應氏劬春秋斷獄

大京佚論

後漢書應劭字仲遠汝南南中平六年拜太山太守撰具

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

詔書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綱去復重為之節文又

集駁義二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

劉氏陶春秋條例

佚

後漢書靈帝詔陶次第春秋條例

延氏篤左氏傳注

佚

隋德明曰京兆尹延篤受左氏於賈逵之孫伯升因而注

之

鄭氏春秋左氏分野

七錄一卷

佚

春秋十二公名

七錄一卷



佚

駁何氏漢議

隋志二卷

佚

駁何氏漢議叙

隋志一卷

佚

王哲曰鄭康成不為章句特緣何氏興辭曲為二傳解紛

不顧聖人太旨

荀氏爽春秋公羊問答

七錄五卷 唐志同

佚

陸書荀爽問魏安平太守徐欽答

春秋條例

佚

後漢書爽著春秋條例又作公羊問

頽氏容春秋釋例

隋志十卷 唐志七卷

佚

後漢書頽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善春秋左氏師事太尉

楊賜郡舉孝廉州辟公車皆不就初平中避亂荊州劉表

以為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

孔穎達曰光武中興以後陳元鄭眾賈逵馬融延篤彭仲

博許惠卿服虔頽容之徒皆傳左氏春秋魏世則王肅董



遇為之注又曰穎子嚴比於劉賈之徒學識雖復淺近然注述春秋名為一家

按初學記引穎氏釋例文云告朔行政謂之明堂

又云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太廟與明堂一體也

王氏珍春秋左氏達義新唐志作達長義

七錄一卷

佚

隋書王珍漢司徒掾

彭氏汪左氏奇說亦公羊說

佚

陸德明曰汝南彭汪字仲博記先師奇說及舊注

孔氏融春秋雜議難

七錄五卷

佚

許氏淑左氏傳注解

佚

陸德明曰太中大夫許淑字惠卿魏郡人

謝氏該左氏解釋

佚

後漢書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善明春秋左氏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為通解之名為謝氏釋行於世仕為公車司馬令少府孔融薦之拜議郎

段氏肅春秋穀梁傳注

經義考

卷一百七十二

七



隋志十四卷 唐志十三卷

佚

陸德明曰不知何人

隋書疑漢人

李氏誤左氏指歸

佚

華陽國志李謨字仲欽涪人為太子中庶子右中郎將著

左氏注解依則賈馬異于鄭公

陸德明曰梓潼李仲欽著左氏指歸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二終

弟子錢塘丁晟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三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 六

魏高貴鄉公左氏音

七錄三卷

佚

陸德明曰曹髦字士彥魏廢帝

王氏朗春秋左氏傳注

隋志十二卷 唐志十卷

佚

春秋左氏釋駁



七錄一卷

佚

董氏遇春秋左氏傳章句

隋志三十卷

佚

樂氏詳左氏問

佚

魏畧詳字文載少好學建安初聞南郡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詣該問疑難諸要今左氏樂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黃初中徵拜博士

王氏肅春秋左氏傳注

隋志三十卷

佚

嵇氏康春秋左氏傳音

隋志三卷

佚

麋氏信春秋說要

隋志十卷

佚

理何氏漢議

隋志二卷

佚

穀梁傳注

隋志十二卷

經義考

卷一百七十三



佚

陸德明曰信字南山東海人魏樂平太守

韓氏益春秋三傳論

隋志十卷

佚

隋書魏大長秋韓益撰

曹氏暉春秋左氏音

七錄四卷

佚

孫氏炎春秋例

佚

杜氏實春秋左氏傳解

佚

唐氏固春秋穀梁傳注

隋志十三卷

釋文序錄十二卷

佚

春秋公羊傳注

佚

吳錄固字子正

吳志丹陽唐固修身積學稱為儒者著國語公羊穀梁傳

注講授常數十人權為吳王拜固議郎黃武四年為尚書

僕射

士氏燮春秋傳注

隋志十一卷



吳錄士燮字彥威蒼梧廣信人少游學京師事潁川劉子  
奇治左氏春秋補尚書郎遷交趾太守耽翫春秋為之注  
解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趾士府君官事小閑  
輒翫習書傳春秋左氏傳尤簡練精微吾數以咨問傳中  
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又尚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聞  
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其  
見稱之

張氏昭春秋左氏傳解

吳志張昭字子布彭城人從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孫策  
命為長史復為權長史魏封權吳王拜昭綏遠將軍封由

拳侯權既稱尊號更拜輔吳將軍班固三司改封婁侯在  
里宅無事乃著春秋左氏傳解及論語注

鮮于公春秋公羊解序  
隋志一卷

刁氏春秋公羊例序  
隋志五卷

杜氏預春秋左氏經傳集解  
隋志三十卷

晉書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起家尚書郎拜鎮南大將

存



軍都督荊州諸軍事以功進爵當陽縣侯預既立功從容  
無事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  
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  
乃成秘書監摯虞賞之曰左邱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  
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  
預嘗稱王濟有馬癖和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  
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預自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  
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記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  
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  
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  
國史大事書之於冊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

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  
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  
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  
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  
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  
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  
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  
詳畧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  
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邱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  
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  
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  
畧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



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  
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  
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  
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  
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  
者皆處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  
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  
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  
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  
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一  
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  
八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  
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  
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  
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  
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  
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  
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  
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  
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  
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  
依傳以為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  
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  
不守邱明之傳於邱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



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為異專修邱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邱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邱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

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子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



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邱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子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左傳後序太康元年三月吳寇始平子自江陵還襄陽解甲休兵乃申舒舊意修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及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發冢者不以為意往往散亂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始者藏在祕府余晚得見之所記大凡七十五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周易及紀年最為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於遠國也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惟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推校哀王二十年太歲在壬戌是周赧王之十六年秦昭王之八年韓襄王之十三年趙武靈王之二十七年楚懷王之三十年燕昭王之十三年齊潛王之二十五年也上去孔丘卒百



八十一歲下去今太康三年五百八十一歲哀王於史記  
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  
六年卒而哀王立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  
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  
成之世以為後在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諡  
謂之今上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  
策書之常也文稱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即春秋所  
書邾儀父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又稱晉獻公  
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即春秋所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  
虞賄故也又稱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即春秋所書天王  
狩于河陽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諸若此輩甚多畧舉數  
條以明國史皆承告據實而書時事仲尼修春秋以義而  
判異文也又稱衛懿公及赤翟戰于洞澤疑洞當為洞即  
左傳所謂熒澤也齊國佐來獻玉磬紀公之甌即左傳所  
謂賓嬀人也諸所記多與左傳符同異於公羊穀梁知此  
二書近世穿鑿非春秋本意審矣雖不皆與史記尚書同  
然參而求之可以端正學者又別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  
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  
似是抄集者人名也紀年又稱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  
伊尹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太  
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  
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左氏傳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  
怨色然則太甲雖見放還殺伊尹而猶以其子為相也此  
為大與尚書叙說太甲事乖異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



經義考 卷一百七十三 九  
忘將此古書亦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為其麤有益於  
左氏故略記之附集解之末焉

陸德明曰舊夫子之經與邱明之傳各異杜氏合而釋之  
故曰經傳集解

權德輿曰仲尼明周公之志而修經邱明受仲尼之經而  
為傳元凱悅邱明之傳而為注左氏有無經之傳杜氏又  
錯傳分經慮失其根本矣

晁公武曰晉杜預元凱集劉子駿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穎  
子巖之注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故題曰經傳集解其  
發明甚多古今稱之然其弊則棄經信傳如成公十三年  
麻隧之戰傳載秦敗績而經不書以為晉直秦曲則韓役  
書戰時公在師復不須告克獲有功亦無所謹於左傳之  
例皆不合不曰傳之謬而猥稱經文闕漏其尤甚者至如  
此

鄭樵曰杜預解左氏顏師古解漢書所以得忠臣之名者  
以其盡之矣左氏未經杜氏之前凡幾家一經杜氏之後  
後人不能措一辭漢書未經顏氏之前凡幾家一經顏氏  
之後後人不能易其說縱有措辭易說之者如朝月曉星  
不能有其明也如此之人方可以解經苟為文言多而經  
旨不見文言簡而經旨有遺自我說之後後人復有說者  
皆非箋釋之手也傳注之學起惟此二人其殆庶幾乎其  
故何哉古人之言所以難明者非為書之理意難明也實  
為書之事物難明也非為古人之文言難明也實為古人  
之文言有不通於今者之難明也能明乎爾雅之所作則



經義考 卷一百七十三  
可以知箋注之所當然不明乎爾雅之所作則不識箋注之旨歸也善乎二子之通爾雅也顏氏所通者訓詁杜氏所通者星歷地理當其顏氏之理訓詁也如與古人對談當其杜氏之理星歷地理也如羲和之步天如禹之行水然亦有所短杜氏則不識蟲魚鳥獸草木之名顏氏則不識天文地理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杜氏於星歷地理之言無不極其致至於蟲魚鳥獸草木之名則引爾雅以釋之顏氏於訓詁之言甚暢至於天文地理則濶畧焉此為不知為不知也其他紛紛是何為者釋是何經明是何學

朱子曰杜預左傳解不看經文亦自成一書鄭箋不識經大旨故多隨句解

葉適曰杜氏於左傳用力深久能使後世淺俗野誕之說十去七八始學者由此而進所造益深則於春秋大義差不遠矣

陳振孫曰其述作之意序文詳之矣專修邱明之傳以釋經後世以為左氏忠臣者也其弊或棄經而信傳於傳則忠矣如經何

黃澤曰杜元凱說春秋雖曲從左氏多有背違經旨處然穿鑿處却少又曰元凱專修邱明之傳以釋經此於春秋最為有功但左氏有錯誤處必須力加辨明庶不悖違經旨此所謂愛而知其惡而杜氏乃一切曲從此其蔽也又曰推變例以正褒貶信二傳而去異端此杜元凱所得可以為法



春秋世譜 通志作小公子譜

宋志七卷 通志六卷

佚

春秋釋例

隋志十五卷

未見

摯虞曰左邱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

崇文總目凡五十三例

黃澤曰杜元凱作春秋經傳集解之外自有釋例一部凡地名之類靡不皆有此自前代經師遞相傳授所以可信晁公武曰晉杜預撰凡四十部集左傳諸例及地名譜第

歷數皆顯其同異從而釋之發明尤多昔人稱預為左氏忠臣而預自以為有傳癖觀此尤信

陳振孫曰唐劉蕡為之序

吳萊後序曰春秋左氏漢初本無傳者劉子駿始建明之欲立學官諸儒莫應然傳之者亦已衆多賈景伯服子慎並為訓解及晉而杜元凱又作經傳集解三十卷釋例四十卷且歷詆劉賈之違獨不言服氏豈或不見服氏書乎亦不應不見也世族譜本之劉向世本地志本之秦始郡國圖長歷本之劉洪乾象歷世多言其天文星歷為長然說經多依違以就傳似不得為左氏忠臣者南北分裂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永嘉舊寫華陰徐生往讀之遂撰春秋義章以教學者是永嘉時猶未尚杜氏青州



刺史杜坦及其弟驥世傳其業故齊地亦多習之坦元凱  
之孫也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更兼講杜說劉  
蘭張吾貴之徒則又隱括兩家同異義例無窮嗚呼漢初  
習經者專門而今河洛習傳者宗服子慎江左尚杜元凱  
矣晉劉兆始取公穀及左氏說作春秋調人而今蘭吾貴  
又會服杜之說矣聖人之道不自是而愈散哉自唐孔穎  
達春秋正義一用杜氏非徒劉賈之說不存服義亦不盡  
見固不若兩存之以見服杜之為孰愈也今釋例具在有  
劉蕢序蕢太和中對賢良策譏切人主斥罵宦者文極激  
學一本春秋與漢董生天人三策相為上下蕢亦自擬董  
生且曰昔董仲舒為漢武帝言之未盡者今臣復為陛下  
言之壯哉蕢乎至為此序獨不類唐文之衰至此極矣

春秋左傳音

七錄三卷

佚

隋書梁有服虔杜預音三卷

春秋左氏傳評

隋志二卷

佚

春秋經傳長歷

佚 惟論存

預自序曰書稱暮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是以天子必置日官諸侯必置日御  
世修其業以考其術舉全數而言故曰六日其實五日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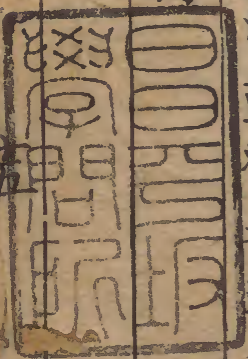
分之一日日行一度而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有畸  
日官當會集此之遲疾以考成晦朔錯綜以設閏月閏月  
無中氣而北斗邪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也積此以  
相通四時八節無違乃得成歲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合  
天道事叙而不悖故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  
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然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  
與歷錯故仲尼邱明每於朔閏發文蓋矯正得失因以宣  
明歷數也桓十七年日食得朔而史闕其日單書朔僖十  
五年日食而史闕朔與日故傳因其得失並起時史之謬  
兼以明其餘日食或歷失其正也莊二十五年經書六月  
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  
正陽之月也而時歷誤實是七月之朔非六月故傳云非

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用幣于社  
伐鼓於朝此非用幣伐鼓常月因變而起歷誤也文十五  
年經文皆同而更復發傳曰非禮明前傳欲以審正陽之  
月後傳發例欲以明諸侯之禮也此乃聖賢之微旨先儒  
所未喻也昭十七年夏六月日有食之而平子言非正陽  
之月以誣一朝近於指鹿為馬故傳曰不君君且因以明  
此月為得天正也劉子駿造三統歷以修春秋春秋日食  
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統歷惟一食歷術比諸家既最疎  
又六千餘歲輒益一日几歲當累日為次而無故益之此  
不可行之甚者班固先代名儒而謂之最密非徒班固也  
自古以來諸論春秋者多述謬誤或造家術或用黃帝以  
來諸歷以推經傳朔日皆不得諧合日食于朔此乃天驗



經傳又書其朔食可謂得天而劉賈諸儒說皆以為月二日或三日公違聖人明文其蔽在於守一元不與天消息也余感春秋之事嘗著歷論極言歷之通理其大指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為月以新故相序不得不有毫毛之差此自然理也故春秋日有頻月而食者曠年不食者理不得一而算守恒數故歷無不有差失也始失于毫毛而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朔晦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書所謂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易所謂治歷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者也推此論之春秋二百餘年其治歷變通多矣雖數術絕滅還尋經傳微旨大畧可知時之違謬則經傳有驗學者固當曲循經傳月日

日食以考晦朔也以推時驗而皆不然各據其學以推春秋此無異度已之跡而欲削他人之足也余為歷論之後至咸寧中善算李修夏顯依論體為術名乾度歷表上朝廷其術合日行四分之數而微增月行用三百歲改憲之意二元相推七十餘歲承以強弱強弱之差蓋少而適足以遠通盈縮時尚書及史官以乾度與太始歷參校古今記注乾度歷殊勝今其術具存時又并考古今十歷以驗春秋知三統歷之最疎也今具列其時得失之數又據經傳微旨證據及失閏旨考日辰朔晦以相發明為經傳長歷諸經傳證據及失閏時文字謬誤皆甄發之雖未必其得天蓋春秋當時之歷也學者覽焉





於天蓋春殊常報之聖也學書覽焉

風高懸軒窗赫及未聞報文字驗辨皆睡覺之難未以其

軒窗吉臨赫及未聞音音日尋勝朝以味發用為懸軒身

春殊味三強風之氣報也今具區其報骨夫之樓又懸懸

品主彈更懸報類今其附具存報又其昔古今十聖以觀

以數面盈餘報尚善及史守以詳更與本欲聖參殊古今

意二天味赫十十餘歲承以無而報前之蓋蓋少而極且

其其附合日計四分六樓而驚報凡計凡三百歲如憲之

至如寧中嘉其李翁其懸於篇歸為所各詳其與表上時

於此無異與也之報而卷附出入之也也余為聖倫之數

日會以表報曉也以詳報知而皆不然各懸其以詳未



